

丛林伏击（短篇）（改）

（一）

解放军对越军的打击顺利的进行，但是越北的崇山丛林中还有越军残余和武装的平民不时骚扰解放军。这成为头疼的一件事。为此，362团安排一个解放军侦察小分队，前往旺巴地区的小黄泥岭进行侦察。这个地方据信已经没有什么越方武装人员。362团确信应该没有问题。

小黄泥岭，是旺巴地区边缘的一片扑朔迷离的山地，如果不是距离通往北方的公路有13公里，没人会关注和记住它。解放军侦察小分队深入到这片丛林确保清除地方武装人员。

“希望一切顺利”孟排长心中祈祷着。他时刻提醒自己。他可不想把自己60多公斤就交代在这异国的土地上，也不想看不到自己26岁的生日。作为小分队的指挥员，他还是清楚深入这片丛林的危险。更担心的是小分队15人中有一半是新补充的新兵，没有什么经验，这才是他的心腹大患。

小分队在密林中心地穿行，一名有经验的班长和一个战士走在前面探索前进。突然一名班长踩中地雷，一声巨响，班长被爆炸的冲击炸上了天。可怜的解放军班长血肉横飞。一条断腿连着一根黑黢黢的人鞭挂在树枝上，底下两个卵子被炸成黄黄的肉酱，溅了后面那个战士一脸，扑面而来的腥膻味儿把他吓得连滚带爬向小分队靠拢。

突然而来的爆炸，震惊了所有人，孟排长大喊“赶快隐蔽”。小分队的解放军战士或趴在地上，或找附近的树木当掩护。两名新入伍的战士慌乱躲闪中，往路边躲藏，却掉入了越军事先挖下的陷阱中，两声惨叫，其中一名战士被陷阱中的竹签活活插死了。惨叫声，扰得其他的战士顿时乱了方寸。孟排长高喊“隐蔽，不要乱”。

解放军战士端着56冲锋枪四周寻找目标。可四周只有浓密的树林，根本发现不了越军的踪迹。安静片刻，孟排长喊道：“三班班长，伤亡情况”。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猫着腰跑到陷阱旁，看到陷

阱内，一名战士宛如死狗般俯身趴在地上，数根竹签透过脖子、后背还有屁眼冒了出来，想必胯下那副玩意儿被捅了个对穿。另一个陷阱中哀嚎声不断，只见一名战士碰巧屁股着地，前裤裆里伸出三根长长的带血的竹签，两个硕大的卵子被扎碎，肥屙也被整根串住，军裤里一片血迹，这个年轻的战士整个下半身都被竹签钉住了，甚至屁眼里也伸进去一根尺长的竹签。不等救援到来，就力竭倒在竹签上毙命。孟排长沉思一下，命令道：“三班负责警戒，二班，收集烈士遗物和遗体。二班副”“到”一个带着浓重山东口音、1米8高的大汉应声。“二班副，你现在是二班长”“是”各班按照命令执行。

突然间，从树林中不知道地方‘嗖嗖’地射出了好几支竹箭，解放军战士没有任何防备，躲闪不及，“啊……啊……”地惨叫声中倒下了大片。二班长被箭射前胸仰面倒地，倒地后浑身在抽搐，嘴里冒出血来，双脚在地上蹬着挣扎几下就死了；另一名战士被箭射中心脏仰面倒地；一名战士被射中后心倒下，趴倒在地上。三班长被射中三箭，虽非致命，但是已经不能行动，躺在地上喊着救命，；还有一名战士被两只箭分别射中下腹和大腿，惨叫着倒在地上，抱着受伤的腿在地上一边呻吟一边挣扎着。

突如其来袭击和死亡，吓坏了这群解放军战士，他们又四处开始分散躲避、四处乱窜，孟排长在喊：“快隐蔽，对敌射击”但是突如其来的暗箭把剩下的这帮新兵吓得不知道该如何。孟排长一边寻找隐蔽点以便观察，一边努力收拢被吓坏的新兵。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脚下隐藏着一个机关。

孟排长边往树后撤的时候踩到越南人射的捕兽绳套中，绳套紧紧套在孟排长的脚踝处。绳子回收强大的拉力，将孟排长重重的摔在地上，有些昏迷。孟排长就再不清醒状态下被倒吊在距地面3米多的空中。一只腿被紧紧套在绳子里，而另一只腿弯曲着瞥向外侧；双手无意识的向地面垂下。原本手中的56冲也掉在地上。就在解放军战士被这新一轮意外吓呆的时候，另一名小战士也踩

中绳套，巨大的拉力将他重重摔在地上，立刻昏厥。姿势如同孟排长一样。只是他的56冲因为枪绳还挂在他的身上。

看到指挥员这样的情况，剩下的五名解放军战士想聚集上来帮忙解救他们的排长。却未料想危险还藏在树上。埋伏在树上的两名越南人抛下两个绳套套住了两名解放军战士的脖子。伴随着两个人影从树上跃下，两名被套住脖子的解放军战士整个身体被吊在半空中，他们扔了手中的枪，双手拼命抓住绳索，希望能将自己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可是绳索越套越紧，这两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被勒得双眼翻白，身子拼命地挣扎着，一双紧缠着黄绿绑腿的脚拼命地踢蹬着。不用一会儿，这两名解放军战士最后用力蹬了蹬脚，就断气了。两名战士的尸体被吊起，脑袋歪在一边，翻着白眼，舌头伸出老长，身体缓慢的在空中摆动着。一名被活活吊死的解放军战士小便失禁了，尿水流湿了草绿色的军裤和绑腿，顺着脚尖滴下地上，一片狼狈的死状。

与此同时，两名解放军战士看到有人被吊到树上，也不再考虑什么救人的事情，一前一后向回跑。就在他们跑出不到20米的地方，一个黑影一下扑倒落在后面的战士。黑影快速将匕首插进解放军战士的后心，解放军战士一声未发，趴在地上被杀掉。跑在前面的战士听到动静回头看看，但是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更大的恐惧吓坏了，他只想跑的更快。可是却被脚下绊了一下倒下重重摔倒地上。他没有功夫去在意伤痛，只想拼命逃跑。一个人影扑向他。死死压着他。

解放军战士看清楚了袭击他的人：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满脸狰狞、看不出年级的年轻人；而越南人也看清了他的对手：一个满脸惊恐，没有胡须的年轻人。虽然被自己压倒在身下，但是这个解放军身材比他自己高大许多，他没有时间和选择，要么在最短时间杀掉这个他不曾谋面的外国人，或者被这个外国人逃掉甚至他自己被对方杀了。摔倒的时候解放军战士的枪摔到一边，解放军战士仰面被越南人的左手死死掐着下巴，双手反掐着越南人的脖子。这时，越南人的右手狠狠往战士裤裆里一掏，“呃~啊~

~畜生”解放军战士的卵蛋遭受重创，裤裆湿了一大片。解放军战士痛苦地蜷起身体，左手试图掰开越南人的右手，右手无力地掰着越南人掐在脖子上的双手，穿着军靴的双腿奋力得摩擦地面。慢慢的解放军小战士停止了挣扎和呻吟，抓着越南人的高扬的右手也落了下来，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躺在那里。越南人也在那里喘着粗气，手里还有温热粘稠的触感，显然，他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与人搏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在几秒钟变成了没有生气的尸体。

在这两名解放军战士逃跑时候，两个越南人拿着砍柴刀冲向被箭射中倒地的解放军战士。而用匕首扑杀解放军战士的人影，迅速将插入解放军尸体的匕首迅速拔出来，跳起，飞速跑向被惊呆了背着步话机的战士，一个飞踹，将背着步话机的战士踹翻在地，匕首高高举起，做出要猛刺的动作，解放军战士蜷缩在地上，抱着头，不住地发抖，看到有人拿着匕首朝他刺，他喊道“饶命、饶命、诺（布）松空叶”。拿着匕首穿着越南军装的人，听到解放军战士喊出“诺（布）松空叶”，停了一下，一脚踩在蜷缩成一团的解放军战士，俯身拿着匕首抵到解放军战士面前晃了晃，用中国话冷冰冰地说道：“投降，不杀你”解放军战士立马就喊道“我投降……投降……，饶命……饶命……”

而拿着砍柴刀的越南人冲到被箭射中倒地的解放军战士面前，两名受伤的解放军战士看到敌人拿着砍刀，惊恐的叫道：“啊……饶命……饶命……”可能越南人听不懂，刀光一闪，噗一刀，被射中下腹和大腿的解放军战士的脑袋就和身体分家，血液溅了一地。另一个越南人拿着砍柴刀，对着被两支箭同时射中大腿的解放军战士猛砍下去，可能由于力道不够或者位置不对，这一刀斜砍在解放军战士脖子左下侧到右胸。但是这一刀也是致命的。这名战士就歪着头、鲜血染红了整个军衣。

穿着军装、拿匕首的越南人，明显就是一个指挥官，指挥者其他五名越南人先放下吊在树上的孟排长他们两和两名被勒死的战士

尸体。将昏迷中的孟排长、战士和步话员捆绑结实。几个越南人就开始打扫战场了。（二）

这些越南人穿着当地村民破烂的旧衣服，有几个还光着脚。他们各自奔向自己射杀的猎物面前。

掐死逃跑的解放军战士的年轻越南人，别人叫他阿勇，奔到自己掐死的解放军士兵尸体前，开始翻检起士兵的物品。56冲、子弹带，口袋里能拿走的一切物品，压缩饼干急救包水壶毛巾……看到没有什么可以再拿的，他又开始解开士兵的裤腰带和绑腿，往下使劲的扒下来，军裤和军用大内裤一并被拉下来了。越南人解开士兵的高腰解放鞋，比划一下自己脚的尺寸，开来有些大，但是还是收起来。军裤被扒下来，越南人把内裤扔一边，就开始脱掉自己破烂的裤子，迅速给自己穿上。明显大了很多，谁让这批战士都是来自北方高大的年轻人呢。这个越南人紧勒自己的腰带，确保自己有新衣服了。越南人又看到地上躺着、被脱了裤子的中国士兵，下身浓密的黑色丛林中，一根硕大阴茎软软的耷拉在胯下，两个硕大红肿的睾丸堆在一起，彰显着他主人年轻、雄壮的标志。这个越南人蹲下抓了抓中国士兵的大JJ'BA和蛋蛋，羡慕、嫉妒和自卑一起涌上来。“鸡吧长这么大干嘛，还不是没操过女人的废物，白瞎了两个这么大的狗卵”。

很快他又走向另一个在逃跑时被扑杀的解放军战士。这个小战士看起来才12,3岁，阿勇先搜查了趴在地上的尸体，摸了摸饱满的屁股，然后就把尸体翻过来。沾有鲜血的军服，越南人是不要的，他仍然把一切能拿走的都拿走，也把裤子扒掉，看到这个小战士稀疏的阴毛，不算粗大的鸡吧和蛋蛋，阿勇用脚使劲踩踩，他只是感到一滩肉在他脚下。他发狠的在死亡的解放军战士的鸡吧和蛋蛋上使劲踩了几脚，整具尸体都被他踩得一颤一颤的，就听到一个人在喊他：“阿勇，别踩废了，这死狗的鸡吧留下还有大用处。”阿勇看了一眼是30岁的族兄阿庆，说“这小死狗还没发育完，鸡吧不怎么大，留着也没什么用”说着双脚用力跳上小战士平坦的小腹上，直把他踩得屎尿横流，肚子陷下去一大块，接着，

他难忍这冲天的臭气，将尸体拖到一旁，把这稚嫩的浑身赤裸的小战士扶着坐起来，刚好将整套性器垂到地上，他阴笑着拍拍小战士苍白的俊脸，上前一步将小战士不大的鸡巴卵子踩在脚下，然后踮着脚尖来回地碾，他仿佛在那张苍白的俊脸上看到了痛苦的表情，沉浸在废掉一个男人的快感中，直到听到脚下传来轻微的爆裂声，小战士的屌被踩成一团碎肉，而卵袋也被踩破，两个卵蛋都被踩得稀碎，只剩一层皮，阿勇就开始收拾他的战利品。同时他看着阿庆的行动。

阿庆带着自己的侄子、还只是正太的阿文 背着弓箭，拿着砍刀翻检他们的猎物——两个被吊死的解放军战士。阿庆带着阿文先把吊死的解放军战士摆在一起，作为他们的战利品。阿庆和阿文先对一个小小个子的解放军战士开始下手。阿文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死亡的中国侵略者，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张牙舞爪。死尸是一个只有16、7岁只比阿文大一两岁的年轻人，俊秀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阿庆指挥到：“阿文快把他的衣服和鞋子扒了，看看你能穿的上不”。“噢”阿文应声道，就和自己的叔叔开始扒制服。阿庆负责上身，56半、子弹带被拿开，上衣也被一件一件解开扣子。阿庆拉着解放军尸体的脖子，让尸体坐起来，脱下制服和白色衬衣。一放手任凭尸体摔在地上。阿明则费了半天才解开内腰带，解开绑腿，很艰难的褪下军裤。把军裤褪到脚踝处，就开始去解高帮解放鞋。很快拔下来，放到一边，就把军裤给拉下来了。阿庆把扒下来的制服递给阿文，“试试合适不”阿文拿着衣服飞速就把自己破烂的衣服给脱了，换上刚刚获得的制服。而阿庆则蹲到解放军战士尸体边，一把把绿色的军短裤给拉下来，褪到膝盖处。阿庆看了看解放军战士的下体，不由的说了一声“真大”“叔，什么真大”阿文问道。“这个解放军的大J真大”阿文也去看解放军尸体那裸露的下体。确实，竖起的阴毛挡不住一根像黄瓜一般软软耷拉的粉色大J，大J下的睾丸真的和鸡蛋大小差不多。“确实大”阿文赞叹道。好了，阿文，快去把其他战利品也收起来。

阿文穿着解放军战士的服装，看着精神了不少。在阿庆的指挥下又开始对旁边摆着的解放军战士尸体进行翻检。这个解放军战士是一个176公分、成年的士兵。阿庆和阿文很快就扒光了这个战士。阿文说“叔，这个裤子和鞋有尿啊，还要不要”“先收着，洗洗就能穿”阿文收了衣服，看着叔叔把解放军战士的内裤。阿庆看到的是一丛繁茂的黑色丛林，一条高顶的黑色肉棒却直至苍穹，蛋蛋紧紧依附在大J下。阿文问道“叔，他的大J怎么还会硬着？”“不知道，解放军都是流氓”“什么是流氓？”“就是这大J整天硬挺着，想和别人上床”阿庆用手波拉几下解放军战士的坚挺大J，由于人已经死亡，血液慢慢流失，大J逐渐软下来了。很快大J恢复常态，是一根不大不小的黑色大J，整个龟头已经全部翻出来了。“叔，你看他内裤上一大滩白色的那是什么”阿庆才注意到扔到一边的解放军战士的内裤上有很大一滩白色JING'YE。阿庆知道这是人死前最后一次射精。“量真是大”阿庆这样想着。“叔，他的大J怎么和我的不一样，没有被皮包着？”“他肯定和女人上过床了，才会这样。你还小没和女人睡过，就和那个解放军一样”说着他指着已经被扒光的解放军小战士。

阿文开始仔细观察他身上衣服的前主人，光裸裸的小战士，皮肤比越南人白很多。浑身略显肌肉形状。阿文扶起小战士的白嫩大J攥在手里，使劲挤捏，龟头还没有完全漏出来。阿文攥着褪下小战士包皮，粉嫩的龟头漏出来。另一只手开始把玩大如鸡蛋的蛋蛋。攥在手里及捏如同玩保定铁球一样，手指来回运动，蛋蛋上下浮动，同时阿文感到阴囊中好像有水一般。“等会割下来再玩，先收拾猎物”阿庆命令道。阿文恋恋不舍的起身和叔叔去那个被他们砍死的两名解放军尸体旁。

阿庆和阿文走到中箭被砍死的解放军尸体旁。阿文看到这样没头的尸体，特别是脖颈处的血肉模糊，让他有些恶心。但是很很快阿文就平复了。阿文继续给叔叔打下手，先到无头尸体处。阿庆摘下子弹带、56半然后指挥着阿文把军裤脱了。一大坨的黑乎乎的大J蛋蛋圈在一起。阿庆抓着解放军的短发，把解放军脑袋提

到阿文的面前。阿文吓了一跳。一张灰白丑陋的脸，沾满血污。阿庆厉声说道“阿文，这就是杀死你父母和村里人的侵略者，你要怎么办？”阿文收到刺激，从地上抓起枪上掉在地上的刺刀，跪在地上，双手紧握刀柄，往无头死尸身上连捅了七八刀。由于是死尸，没有血液流出来。阿庆看了看从无头尸体的军裤扒下来，上面没有沾上血，还能用。阿文真的杀红了眼，看到麦色赤裸的腿露出来了，就刀锋一转，直接在死尸的大腿上连着刺了四五刀。没有血流出来只是留下黑漆漆的刀口和黄色的脂肪漏出来。阿文怔了怔，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人体的脂肪，刚才的气愤有所减弱，吓坏他了。但是当他看到一大坨的黑乎乎的大J蛋蛋，他莫名有些兴奋，同时也感到一种热流上升，要报复的冲动来了，他要踩爆成年解放军战士的蛋蛋。他站起来，穿着从小战士脚上扒下来高帮解放鞋，瞄准后使劲向解放军的大J和蛋蛋猛踩过去。但是这一脚被大腿多少减了很多力道，对大J和蛋蛋没有收到重创。阿庆说：“阿文，你要像我这样踩”说着，举起解放军的双腿，分开，让大J和蛋蛋充分暴露在无保护环境， “要这样踩”阿文接过叔叔递过来的腿，瞄准好，抬起右脚使劲的开始攻击。一开始阿文感到大J和蛋蛋对重踩还有些弹性，慢慢的蛋蛋似乎成了一滩软泥，软鸡吧也缩成了一条泥鳅大小……。“阿文，别踩了，这死狗的蛋都让你踩扁了，看看你脚上，都是他的脏水”阿庆笑着说道。阿文这才定下看看他的战果：是啊，解放军的饱满的蛋蛋似乎没了，倒是从鸡吧口流出很多白色带着血的精液。“真恶心”阿文自言自语道。把右脚在尸体的大腿上蹭了蹭，把鞋底上的精液蹭干净。他又蹲下用手摸摸被他踩扁的蛋蛋。原本饱满的地方，摸起来就是一滩烂泥般被阴囊包裹着。阿庆道“快去检查另一个解放军”

阿文起身走到离无头尸不远的另一句解放军尸体旁。这具尸体就是被阿文刚砍死的中箭的解放军。侧卧在地上。刚才一阵的猛砍，阿文没有仔细观察他的对手。他用脚在解放军尸体上一蹬，让尸体啊仰面躺在地上，拔掉射在腿上的竹箭。这个时候他才仔

细端详对方的面容。这个解放军战士年纪也不大，不会超过20岁，嘴上没有长胡须，闭合的双眼如同睡着一般。精瘦的瓜子脸上粘着自己的血迹，嘴微张，已经干涸的黑血挂在嘴唇上。军帽还戴在头上。巨大的伤口从解放军战士脖子左下侧到右胸，胸前的绿色军装被血染成了黑色。军裤也由于腿上中箭把整个军裤染的很黑。阿庆在翻检解放军的口袋。阿庆拿起解放军战士的军用水壶和铝制饭盒，摇了摇，递给阿文，“给你用”阿文拿过来，看着，这可是第一次有这些东西，很是兴奋。突然远处在翻检被箭直接射死解放军战士的一哥越南人冲着阿庆喊：“阿庆，晚上吃中国人的狗鞭怎么样”阿庆笑着回应道“好啊，挑一些好的”阿庆对阿文说道：“把这个解放军的裤子扒开”阿文遵照指示解开解放军战士的裤子，扒开内裤，稀疏的阴毛，黑色只有7、8公分的阴茎躺在那里。蛋蛋也不如其他解放军那么粗壮。阿庆骂道：“这个解放军是个废物，长得这么清秀，裤裆里只有这么一点东西，阿文，把他卵子给捏碎，再把他的狗鞭扯掉！”阿文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摸着这个帅气的小战士的蛋囊，稳住两颗卵蛋后，双手逐渐加力，噗嗤～卵蛋被捏成肉泥，软绵绵的鸡吧头也慢慢流出带血丝的精液。阿文握住小战士黏滑的小鸡吧，用力往后拽，但并未把它扯掉，只是把它拉长了三四公分。“哈哈～想不到这废物的狗鞭还挺结实，阿文，你要不要尝尝这狗鞭刺身？蘸着这卵黄酱最好吃！”阿文望着那安详的帅脸，点了点头，便在叔叔的指导下，用匕首划开温热的卵袋，再把尸体鸡吧的包皮薅下来切下鸡吧头，在卵袋里蘸着，送到嘴里细嚼，顿时满嘴的腥甜味儿，鸡吧头十分有嚼劲儿，阿文吃得嘎吱作响。“好吃吧，吃完了就带好战利品，跟我来，割狗鞭”

阿庆带阿文走到被扒光只有16、7岁的解放军战士尸体旁。阿庆蹲下，抽出缴获的刺刀，对着阿文说：“叔今天让你看看怎么收割狗鞭”阿庆左手抓起解放军战士12厘米的阴茎，用刺刀开始割阴茎，来回几下就锯下巨根。阿庆右手从腰间拿出一个刚缴获的军用餐盒，打开后把阴茎扔进去。接着开始用刺刀挑破阴囊，两个

灰白色大如鸡蛋般的睾丸带着被JING'YE充满而膨胀的附睾掉出来，被输精管扯着显示还紧紧属于他的主人。阿庆，用刺刀轻挑，两个睾丸就和身体分离了，掉进就在胯下准备着的军用餐盒。“叔，要着干嘛”“傻小子，晚上你就知道了”说着走到176公分被勒死的解放军战士身旁，摸了摸他的裤裆说，这个就不要了。说着将他双脚叉开屁股朝上平放在地面，“来，阿文，你看看从他后面能不能把他蛋子给踢爆”阿文点点头，站在战士两腿之间，看着他下垂的黑黢黢的硕大囊袋和垂到地上的黑屌，嫉妒与自卑让他毫不犹豫地对准战士的命根抬起右脚奋力一踢，“啪~”他掂了掂还有余温的囊袋，发现有一颗大卵子已经爆掉，黑屌在被踢过后则缩得更短，于是他退后一步，连着用力踢了好几下，把两个大卵子都彻底踢碎，还把尸体翻过来，从马眼里用力捅进一根指头粗的树枝，这才罢休。接着，阿文拿着小匕首走到阿勇掐死的成年战士尸体旁，大概三十岁出头，脸非常的帅气，180的身高，鸡吧也又粗又长，大概15厘米，阿文用左手握住他的屌根和硕大下垂的卵袋，右手比了比下刀位置，然后用巧劲儿剥下了战士的命根子，把肥屌和两粒卵子放到饭盒里，再把卵袋皮塞进他紧抿的嘴里……

远处两个身形差不多的越南人正在翻检被他们射死的解放军战士。留着胡子年长点的说：“阿聪，先来翻检这个大个”说着指了指脚下1米8的二班长。阿聪走过来，把弓箭背在身后，开始翻检。拔掉解放军尸体上的箭，解下56冲、子弹带，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翻检解放军尸体上的口袋。一个红色的塑料证件被翻出来，阿聪看不懂，丢在一边。这时穿着军装、负责指挥的越南人喊道：“阿聪，那是他们的证件，咱们要收起来”阿聪听到后回应了一声，就继续开始他的翻检工作。上身已经被检查过了。阿聪撩开已经被解开扣子的上衣，解开皮带，脱下高帮解放鞋和绑腿。使劲拽下死尸的军裤和内裤。军裤上没有血迹，阿聪比划一下，裤子太长了。再看看内裤，“妈的，真贱，要死还流出白色东西”阿聪看着内裤上的白色浓浊液体，，扔到一边。又看看健硕

的身体，“妈的，真漂亮”，阿聪赞叹道，解放军尸体修长的腿和健硕的身体，六块腹肌，深深吸引了他。阿聪的双手在解放军战士上不停地抚摸，而他自己的莫名的兴奋，自己的小J也硬起来。但是看到解放军的下体，多少有些失望，整个大J呈现半勃起状态，但是长度一般，麦色的皮肤衬托下，大J显得过于黑。两个蛋蛋由于刚才的射精紧紧贴附在大J下。“长得这么高大，狗鸡吧却这么小”阿聪抓住JI'BA嗤嗤的笑了笑。趁着同伴们打扫战场，阿聪用匕首竖着割开二班长的子孙袋，一直割到会阴处，两颗灰白的卵蛋流了出来，被阿聪两口嚼烂吞下肚，他用血淋淋的手掏出这个壮汉粗大的屌根，再小心地割下，将这整根半硬的鸡吧一点一点插进尸体紧致的后穴，并且来回抽动。“哈哈哈哈哈～这么壮的狗，居然被自己爆了菊花！”说着，他脱下刚从他们身上搜刮下来的裤子，趴在尸体的腹肌上，用自己小一号的黑鸡吧狠狠地插进二班长裆下血淋淋的洞里抽动，没一会儿便泄在里面……“阿聪快去搜搜其他的中国狗”穿着越南军装的阿武看到翻检的差不多，几名解放军俘虏也差不多醒了，就招呼到。阿聪走进陷阱里，提起趴在竹签上惨死的战士，三下五除二卸下了他的枪支弹药，又扒光了他的衣物，把带血的衣裤都丢掉，暗骂一声可惜，便吐了一口唾沫，操刀把尸体的12厘米白嫩带血的软鸡吧和卵袋割下来，装到饭盒里，跟阿武带上枪支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营地。

丛林中就出现五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端着枪和很多东西的矮个身影，押着三个被困陪绑起来的解放军，走在最后的是阿武。而刚刚伏击过的场地，十一具尸体，或被完全扒光，赤裸裸的躺在地上；或军裤被扒下废屌和空空的卵袋聚在一起；或下身空荡荡，原本体现男性特征的地方黑洞洞的，甚至还渗出些许白浊……

(三)

太阳已滑向天边，经过三个小时的翻山越岭，阿武一行压着三名俘虏回到他们的出发地——山岭中一小片平缓地。一个隐藏在山岭中不易被发现的地方。

阿武让人把三名解放军俘虏绑在树干上，就安排这帮跟着他的民兵准备晚饭。

几个民兵就开始生活架锅。很快阿庆他们欢笑着，不知从哪里拉出来一口不是很大锅。阿庆把阿聪缴获的“狗鞭”倒在锅里，往里添水。同时，阿从他们用几根铁棍把餐盒里的肉球串起，放到火上烧烤。

看着阿庆他们忙着生火做饭，阿武走到解放军俘虏的身边，看了看绑在最左边的解放军：是一个比自己高半头大约178左右25、6岁坚毅的解放军，穿着带着四个兜的解放军绿制服。阿武知道，这是解放军军官的标志。阿武看到这个解放军紧盯着他，眼睛里似乎冒着火，阿武知道现在还不是审讯他的时候。看下一个。

下一个俘虏是一个差不多175公分高、瘦瘦的少年脸上稚气未脱，一脸惊恐的看着自己。最右边是那个报务员，差不多和旁边的小兵一样高，只是壮一些，这个报务员看到阿武走过来，就喊“饶命饶命”这个声音喊出来，解放军指挥官和旁边的小兵怒斥他“叛徒胆小鬼，给解放军丢人”

阿武快步走回到解放军指挥官旁边，使劲给了这名解放军干部两个耳光，清脆的声音引得所有人都望着他们。阿武冷冷的说：“你的士兵都被我们杀了，你也被我们俘虏了，老实交代，就不杀你。”

“呸，解放军宁死不降”

阿武听后笑了笑，走到报务员身边，拿出刀子比划着问“你们的指挥官是谁叫什么”报务员结巴的说着“我们排长就是最左边的那个，他叫孟国庆”“很好，你叫什么”“我叫刘毅，是362团一营三连二排的报务员，今年20岁。我招，什么都招”报务员刘毅急切的

说。“很好，很好”阿武问道一阵肉昂的香味，知道晚饭做好了，看了看解放军俘虏说道“都饿了吧，只要合作买就可以吃饭了”阿武走回民兵聚集处，拿着别人盛好的一军用餐盒的肉汤，闻了闻，问道“中国人的狗鞭？”阿庆笑道，“对啊，武队长，你也补一补”阿武端着盛满肉汤的餐盒来到解放军俘虏的前面，诱惑着解放军俘虏说：“只要合作，晚上就有肉汤喝，还不会死。谁愿意合作”阿武一个一个看着解放军俘虏，排长孟国庆头扭到一边，倔强地抗衡。小兵低着头。报务员刘毅挣扎着喊“我合作我合作”阿武接着笑了笑，一口气喝完肉汤。又从锅里捞了半缸肉汤和一小团肉，亲自端到刘毅身边。刘毅伸着脖子，阿武端着饭缸喂着他，很快就喝完，嚼着汤里的肥肉。刘毅嚼着津津有味。阿武看着其他两名俘虏偷偷在咽着口水，他们饿了……

阿庆和阿聪看着铁棍上鸡蛋烤好了，就招呼大家来吃。阿庆递给侄子阿文在匕首上插着的肉团，笑着说：“很好吃，还能长身体”阿文笑着接过去，吹了吹就是一口，虽然偷着肉香，但是腥味还是让阿文有些难以下咽。“快吃吧”阿庆敦促着，阿文看到叔叔阿庆大口嚼着肉团，族叔阿勇也在贪婪着吃着铁棍上的肉团。阿文也不多想，继续吃。阿武也接过阿庆递过来了一个肉球，吹了吹，咬了一口，一股肉香夹着腥味飘了出来。

阿武吃完，又让阿庆把一个肉球切成三份，放在军用餐盒里，走到解放军俘虏跟前，用匕首扎着一小块肉送到刘毅嘴边，说：“奖励给你的”刘毅一口就要下去，使劲嚼着，支支吾吾的说“谢谢谢谢”阿武又走到小兵跟前，用生硬的汉语说：“张嘴”小兵颤抖着咬下匕首尖上的那一块卵肉。由于一天多没有吃东西，又经过战斗和过度害怕，小兵已经饥饿难耐，很快就吃下这块肉。阿武看着小兵咽下后走到解放军排长孟国庆的身边。孟国庆坚决扭过头，表示绝食。阿武笑着说：“放心不会下毒，我们都吃了。这个只是让你活下去的……”看到孟国庆还是很坚决，阿武又坚决的说“只是让你活着能看到战争结束，好把你手下的兵带回中国”孟国庆听完，转过头看着阿武了一会，说了句“我吃”就咬下了那块肉，咀

嚼起来，也咽了下去。“吃完了，孟排长，你搞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了吧”阿武坏笑着说。“呸，解放军宁死不降”“宁死不降？你就让你手下的兵去死吗？”“我们现在是战俘，要求享受战俘待遇”“哈哈，战俘？在我们越南，战俘是由胜利者决定生死的。说你就活，不说你的兵先死”“混蛋，有种冲老子来，放了我的人”“放？战俘能提要求吗”

阿聪喝了那一锅用切下的解放军战士的阴茎熬制的汤，浑身发热，血液感觉四下乱窜，特别是吃了串在铁棍上解放军战士的蛋蛋，下身无比坚硬无比滚烫。他现在想找个人来发泄。可是这里没有女人。他涨红着脸望着阿勇和阿文。阿庆看到知道阿聪要发泄，不想让人碰他侄子，就对阿武喊“武队长，给我们一个解放军发泄一下”阿武听了后看了他们一眼，望着孟国庆说道：“我的人现在要复仇，你不说，我就让他们先对你的兵下手”孟国庆急切的说“混蛋，有种冲老子来”阿武看到如此情景，就让阿聪和阿勇解开小兵的绳索，压着小兵往不远处一个隐蔽的洞口走。这个小兵挣扎着大喊：“排长，排长，救命啊，救命啊”孟排长大喊“放了他，冲老子来”看到这样没用又喊“杨涛不要屈服，解放军不投降”解放军战士杨涛哭着喊：“排长我怕，呜呜，排长你要给我报仇，把我带回家……带给俺娘……”三人消失在洞口

阿武从口袋拿出在解放军身上缴获的烟，点上一根，听着洞里传出来解放军战士哭喊求饶声。阿武深深的吸了口烟然后吐出去，看着孟排长，说道：“要来一口吗？”孟排长看了看他点点头，阿武又拿出一根塞在孟排长嘴里，点上，“把我们解开吧，我们是俘虏不会跑”孟排长低声说道。阿武一听，就招呼阿木一起解开孟排长和解放军战士刘毅的绳索。孟排长一下坐在地上，靠在树干上，活动一下胳膊，拿着烟，看着阿武，说道：“抽完烟，要杀要刮冲我来，放过我的兵”阿武抽着烟，看着他，只是说了句“抽完再说”

洞里，阿聪和阿勇将解放军战士杨涛压进山洞。这是一个半地下的溶岩洞，阿聪和阿勇将杨涛压到地上，开始扒解放军的裤子，

杨涛拼命抵抗。阿聪和阿勇吃了蛋蛋、喝了鞭汤浑身正处于生理的上升阶段，要进行释放，特别是对方反抗，更加极其男性体内的荷尔蒙的分泌。很快解放军杨涛的的军裤被扒下来，内裤也被扒下来，黑黑大J漏了出来。由于杨涛刚才也吃了一点蛋蛋，整个大J硬邦邦挺起来，阿聪和阿勇眼冒绿光，阿聪扑上去，一口含住杨涛的大J，开始舔。阿勇看到只好抱着杨涛头，亲吻起来。很快他们把杨涛翻起来，像狗一样跪在地上，阿聪听着自己的JIBA从后面捅进去。菊花的撕裂感，刺痛着杨涛，“啊，啊”的哀嚎着，“不要不要，拿出来，疼死我了，不要……饶命……”阿勇抱着杨涛的头，将自己的大J塞进杨涛的嘴里。很快出来阿聪和阿勇舒服的呻吟声。啪啪的肉体撞击声，很快“啊”的两声，传来阿聪射到杨涛身体；阿勇射进杨涛的嘴里。而杨涛在吃过的蛋蛋的刺激下，也射了出来。地上一大滩白色的JING'YE。射完后，阿勇和阿聪清理完，把杨涛推倒在一旁，杨涛虚脱了，倒在地上，穿着粗气。阿勇提上裤子，往外走。阿聪看了看地上的解放军，又扑上去，将解放军小战士压在地上，开始亲吻起杨涛。同时开始解解放军战士的绑腿。完全解开后，把解放军的军裤脱下，举起解放军战士的双腿，又把勃起的大J捅进解放军战士的后庭。这次解放军没有求饶，只是默默的忍受着。杨涛的大J也在阿聪的搓揉下慢慢变大，杨涛也开始呻吟着。阿聪啪啪的撞击着身体，双手扶着解放军的双腿，啊，啊的呻吟着。很快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被干的射出JING'YE落在自己的军装上。阿聪看到这样的情景刺激着，很快就把自己的JING'YE射在杨涛的身体。杨涛也被干的浑身瘫软躺在地上，不想动弹。阿聪提起自己穿的解放军军裤，叉着解放军战士的腋下，拖出洞口。孟国庆看到自己的兵被拖出山洞，刚想站起来，就被背后端枪的阿勇按着坐下来。“放心你的兵没有死，只是……”“只是什么”“给我们服务一下”“你们混蛋”阿庆走过来押着刘毅走到杨涛的身边。阿庆对自己的小侄子说：“今天让你看看解放军的奸淫”阿庆把杨涛翻身屁股冲上，端着枪比划着让侄子脱下解放军刘毅的军裤。

大家看到喝过大J汤和吃过蛋蛋的刘毅白白的大JI'BA勃起贴着肚皮，阿庆走上前一脚把刘毅踹着跪在杨涛的腿间，扶着刘毅的大J引导者捅进解放军战士杨涛的后庭。由于后庭里还有阿聪的JING'YE，起着润滑作用，没费多大功夫，刘毅把自己的大JI'BA捅进杨涛的后庭。很快刘毅在身上做起活塞运动。阿庆笑着说：“看看解放军多淫荡，光天化日下就干着这事。阿文，今天叔就让你也成为男人”说着用手刺激着阿文的大J，很快，阿文的大J硬邦邦的，拉开拉链，拉出硬挺挺的大J，引导着伸向解放军战士刘毅的后庭。在叔叔的引导下，很快一杆小“钢枪”捅进刘毅的后庭。刘毅大喊“啊”的一声。阿文是第一次感受人生最大的快感，由于年轻，高潮来得也很快，也更猛烈。不出几分钟，阿文就交枪了，一大股JING'YE射进解放军刘毅的肠壁里。阿庆看到自己的侄子射了，把侄子扶起来，自己开始解开裤子，露出自己有些老和丑陋的大J，硬硬的，不长，捅进刘毅的后庭。由于阿庆年纪大了，时间就比较长，而且长期没有性生活吗，积压了很久的欲望在今天，在解放军身上发泄着。经过六七分钟刘毅啊，啊的大喊，他射了，射进杨涛的后庭。在这样的刺激下，阿庆很快也射在刘毅的后庭，趴在刘毅身上喘着气。

孟国庆看到这一幕，骂道“一群变态”阿武笑道：“你说还是不说，不说你就看着你的兵被捅死”“滚你妈的，老子不向你们投降”阿武一看，指挥着阿勇、阿木、阿聪把孟国庆吊起来。双手高高的吊起来，离开地面。阿武一手环抱着孟排长的腰，一手搓揉着孟排长的大J。孟排长由于吃了睾丸，再加上部队禁欲和年轻，孟排长的大J也坚挺无比。“混蛋，变态，”孟排长骂着也享受着幸福。阿武解开孟排长的裤子，拉下内裤，孟排长想踢腿，但是被阿武抱着不能动弹。阿武看着解放军的大J，很近距离的看着，孟排长的大J挺起来有19cm，粉红的，粗粗大大，龟头不大，成圆锥状。阴茎杆上的血管像蚯蚓一样盘踞着。两个蛋蛋饱满，如同鸡蛋，紧紧贴在阴茎根部。阿武攥着慢慢的撸动。孟国庆从准备开始出国战斗就没有任何射精行为，紧张的战斗都没时间打飞机释

放，积攒很久的JING'YE在这个时候被人刺激着，孟国庆感到自己被戴上幸福的顶端。孟国庆知道自己现在是在越南人的手里，但是生理的巨大刺激战胜一切理性，“死就死吧，让我爽一下”孟国庆这么想着。阿武开始飞快的撻动，没几下孟国庆就浑身紧绷，大JI'BA做出连续紧缩喷出十几股白色的JING'YE，射到两三米外。孟国庆深深地吐了口气，理性又占据主体。很快阿武又开始上下撻动孟排长的阴茎。孟排长又被戴上幸福的云端，闭着眼，张着嘴，轻微仰头“不行了，不行了，太爽了”孟排长有射了一次，JING'YE如同第一次还有七八股，依然也射到两米外。阿武又开始第三轮。经过十几分钟，孟排长喷出第三次；休息几分钟，又开始第四次。孟排长扭动身体，他有些支撑不住，喊着“不不，不要了”阿武乘机说：“只要说了，就能停下了”“解放.....军.....宁死.....不降”孟排长喘着气说。阿武立马开始第四轮。第四轮结束，没有休息，阿武开始了第五轮，不行了孟国庆感到下体麻木啦，疼痛冲击来了。周围的越南人围着看，阿武笑着说：“我的人要看你到底能射几次”。痛苦、屈辱袭来，“说吧，说了就解放了”孟国庆闭着眼，眼泪流出来了，是痛苦，是屈辱，是失去坚定信念后的自责。接受过解放军坚持到底的教育，现在也土崩瓦解了。“别弄了，饶了我吧”“愿意说了？”孟建国点点头。阿武看了看，自己其实很想发泄一下，去爆那两个解放军小兵？阿武不愿意，因为这样的小兵很多，随时都可以获得，倒是眼前的这个帅排长是一个很好的尤物。阿武指挥着两个人拖着孟排长的胳膊拖进山洞。杨毅坐在地上抱着腿，看着自己的排长先被射出四次，又被拖进山洞。杨涛光着下身，躺在地上睁大眼睛盯着自己的排长被强制取精又被拖进山洞。山洞里，阿武看着地上已经失去抵抗的解放军排长，解开自己的裤子，掏出自己的阴茎，将马眼处流出的前列腺涂抹在整个鬼头上，也给解放军排长的后庭涂抹了一些，就将硬邦邦的大J捅进解放军排长的后庭。解放军排长只是攥着拳头锤打了几下地面，没有发出一声哀嚎。啪啪的巨大撞击声回荡在山洞里，很快阿武

将十几股JING'YE射进解放军排长的后庭。阿武俯下身吻着排长的脸，解放军排长也没有放抗任凭敌人肆意欺凌。

阿武收拾完，拿出从孟排长身上搜出来的地图，摊在孟排长的眼前“你们的部署是什么”孟排长看看地图只是伸出食指点了地图上的一处靠近河边的公路，说“前几天这是我们一处指挥所，剩下的我就不知道，可能都转移了”“你们执行完任务返回哪里？”“返回那处指挥所”“那是你们团指会所”“好像是。我知道的都说了，我们是战俘，你们不能杀害战俘”“那就看你说的情报价值”

阿武穿戴整齐，押着孟排长除了山洞，看见瘦弱的阿文又在后面干着刘毅，前面阿庆抱着刘毅的脑袋，操着刘毅的嘴。而阿勇也坐在那里让杨涛口交，后面被阿聪疯狂的干着。呻吟声、喘息声此起彼伏。阿勇很快就高潮使劲压着杨涛的头，让自己的JING'YE射进刘毅的食道。但是由于太猛，杨涛没有倒过气，几股JING'YE冲进杨涛的肺部，激炸了肺，就再生命将失去的时候，杨涛射出十七岁年轻生命最后的JING'YE。阿聪也在杨涛的体内射出了新一轮JING'YE。还笑着说：“这次吃了中国人的羊鞭，真好，浑身都是劲，还能来几次”阿勇看到杨涛嘴里流出血眼睛失神，吓的说，“我们快把他干死了”阿聪听了后笑着说：“看来中国人不行啊，这就快被我们干死了”杨涛年轻的生命即将终止在哪里，下身光着，上身的绿色军装敞开着，倒在那里。阿聪用脚将濒死的杨涛推平，让他仰面躺在那里。“刚刚没吃饱，这里还有一根新鲜的狗鞭呢！”说着两脚踩着杨涛的双腿固定住，攥住他还在射精的肥屙用力一拔，肥屙瞬间被连根拔起，顿时血流如注，杨涛喉间发出“嗬嗬”的气音，四肢剧烈抖动起来，“还有两个狗蛋在底下呢，趁着新鲜吃最补了”，阿聪左手握住尺长的肥屙，右手探入杨毅血肉模糊的下体，一把撕破囊袋，扯断精索，握住两个肥硕的卵蛋，杨毅疼得浑身颤栗，一会儿便再无生机。

孟排长看到自己的兵被弄死了，发疯了，用身体撞开押着自己的阿武，疯了一样冲过去，从地上拾起一块木棒，朝着最近的阿木狠狠砸了一下，直接砸到太阳穴，血流出来，死在那里。又往前

冲，冲到刘毅身前，阿庆抓起一把56式冲锋枪，上面带着刺刀，一下刺进孟排长的前胸。巨大的痛苦冲击着孟排长，孟排长抡起木棍，使出全身力气给阿庆的脑袋来了一下，整个脸被砸的变形，倒在地上。阿文看到自己的叔叔被砸死，趁着孟排长眩晕的片刻，将粗木棍从下往上用力一挥。在裆部的刺痛下，孟排长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直接往后一倒。阿文看到自己叔叔的尸体抱着大哭。

阿文疯了，要报仇，拿起枪用刺刀又刺进刚还被干，现在还撅着屁股的解放军战士刘毅。刘毅惊恐的大喊：“救命啊，救命啊”阿武喊着“阿文别动手”但是话音未落，阿文枪上的刺刀扎进刘毅的后穴，整根没入。刘毅双手扶着刺入身体的枪，痛苦的喊着“啊。救命，饶命”巨大的愤怒慢慢平复，阿文感到一丝恐惧，他这么近距离杀一个人，没有了杀人时的恐惧，反而有了一种杀人的快感，但是有感觉的孤独，世上再无亲人了。忽然想起旁边晕厥的孟排长，阿文解开孟排长的军裤，扶着刚刚还在手里喷薄的大J，右手握住湿润的鸡吧头，顺时针用力一拧“咔嚓咔嚓”“呃~啊~”大鸡吧瞬间全数折断，缩成一坨，孟排长被痛醒发出惨叫，“解放军.....宁死.....不降.....”阿文将他平放在地上，想着叔叔教的动作，提起孟排长的双脚，对准他的肥硕的上提的卵蛋狠狠一跺脚。“呃!!!啊!!!”两颗卵蛋瞬间爆开了花，成了肉泥，整个阴囊都被踩爆了，卵黄碎肉溅得到处都是，孟排长被这爆卵之痛激得扯了伤口，大出血身亡。阿文还犹自不解气，操起一把钢枪便对着孟排长的后穴一阵乱捅，直将其搅得血肉模糊.....

阿文看到就这么几分钟三名解放军俘虏就这么死了多少有些遗憾，还没有好好虐待一下，就报销了。不过他告诉自己很快又会有解放军俘虏落到自己的手里。看到事已至此，阿武指挥阿聪阿勇，将两名解放军战士的尸体处理一下，切下没被废掉的肥屌和卵蛋，放到阿聪拿着的军用餐盒。阿文他们要趁新鲜赶紧补一下，准备明天的战斗.....

(全文完)